



□ 田利军

四月正是“非典”肆虐的时候，我因公去A市出差，住在S宾馆。不幸的是S宾馆发现一例非典病人，整个宾馆都被隔离了。

烦闷无聊的日子实在难以打发，一日去大堂转悠，见一身影好生熟悉，走近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阿强。阿强多才多艺，资质极佳，大四的时候注会已经全部“搞定”，人称“唐伯虎”，就是脾气有点倔。阿强见我也惊喜万分，并称同学小伟碰巧也被隔离在宾馆里。小伟是我同室密友，聪明伶俐，善于交际，人称“精灵鼠小弟”。于是招来小伟同去餐厅共饮。

慨叹“非典”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不幸之余，便不觉谈起毕业后各自的磕磕绊绊。小伟现供职于某大型国企，做内部审计。问及近况，小伟抿了口酒，惬意道：“悠哉乐哉！终日喝茶，看报，真是七仙女抽大烟——云里来雾里去啊！偶尔学学文件，到分公司查查账。现如今我是业务下降，牌技见长。如此而已！”闻听此言，我不仅为之扼腕叹息：想当年在学校这“厮”拿过5次一等奖

学金，现在竟至如此。

我把目光投向阿强：“兄弟，近来可好？”

阿强马上收敛了笑容，从哀怨的眼神里透漏出一种无奈和愤慨。半杯“古井贡”一饮而尽。

“我虽励精图治，却屡战屡败。”言罢，阿强很熟练地点燃一只筒装“北戴河”，深深吸了一口。

“此话怎讲？”我吃惊地问。

“毕业后我先到了一家大型国企，哥们不笨，很快被提升为项目经理，春风得意！”阿强自我解嘲，言罢又满满倒了一杯。

“年底的时候，财务总监给了我一份价值2800万元的销售合同意向书，让我先把账做了。我说这不符合收入确认的原则。总监说这个客户很讲信用，收入确认只不过是早晚的事，算不上假账。而且这也是上面的意思。”阿强又深深喝了一大口，重复道：“上面的意思！知道吗？上面的意思。”

“我很犹豫，但我没有立即拒绝，因为即使我不做，上面也会让别人去

做。小时候我爸就告诉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2000多万不是个小数字，我不能睁着两眼说瞎话。对吧？”阿强扭过头问我俩，我木然耸了耸肩，表示不理解。

“第二天我找到主管副总经理：‘如果我们总这么做，投资者就不信任我们了，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副总瞪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话：‘你脑袋有问题吧！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死心，又找到总经理，总经理也只说了一句话：‘做你该做的事。’过了两天，我因上班迟到被公司解聘了。”阿强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狠狠地墩在桌子上，又开始倒酒。我忙阻拦道：“别喝了。”阿强的眼睛已充满血丝，却很镇定地说：“A little case(小意思)”，并深吸一口烟，吐出一串串烟圈。

“后来我又找到另外一家企业，情况大同小异，账目混乱，睁着两眼说瞎话，十几块钱的计算器都放在固定资产里充投资额。”阿强露出鄙夷的神态，然后自豪地说：“没等公司炒我，我就把公司炒掉了。”

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5年内我跳槽6次，女友说我是倔驴，和我bye-bye了。现在我又是自由人了。”阿强还是那样豪气，但语音中却已透着苍凉。

“来，干！”三人同时而语，杯中酒一饮而尽。

一阵沉寂，空气似乎凝滞了。良久，无言。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刘黎静

不舍。她太爱监督检查这个工作了，还有几个监督检查的意见报告没来得及写，也觉得有些惋惜。

当小刘得知孙玫已调离原岗位时，他感到难过，同时感到惭愧。堂堂一个大男子，竟然没有一个纤弱女子的气魄。为讨上级欢心，为不让自己受到伤害，竟然迁就退让，不敢大胆维护

自己的工作职责。他扪心自问：能对得起会计工作这个岗位吗？自己还配做一个会计工作者吗？他想他不能就这样“明哲保身”地混下去，是该捍卫自己职责和尊严的时候了。在小刘的再三努力下，上级部门要求抽调精干检查组对小刘所在局的账务重新进行彻底检查。当检查通知单又一次送到小刘

的手里时，“检查组长：孙玫”的字眼又一次醒目地跃入小刘的眼里，小刘的心因此久久不能平静。

在到处都讲诚信的年代里，会计行业中的诚信的实质是什么样的呢？小刘不想多发议论，只觉得孙玫就是鲜活的榜样。

责任编辑 刘黎静